

以 真 诚 和 热 情 抒 写 小 城 里 的 中 国 人 生



逃 离

吴 子 长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中共

市文联 策划

以真诚和热情——打马——小城里的中国人生



逃离

吴子长◎著

时代出版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逃离 / 吴子长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396-5554-3

I. ①逃… II. ①吴…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9238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岑 杰 柯 谐 装帧设计: 金 杉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62827094

开本: 700 × 1000 1/16 印张: 23.5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小城里的中国人生

路文彬

可能不会有多少人知道吴子长这个作家的存在，因为他始终无权代表中国当代文学最为浮华的表象。他属于边缘，属于寂寥，属于暗夜，总之是属于那个无人愿意在此安放目光的角落。但他的这种状态在相当程度上却恰恰印证了我的写作观：真正的写作从来就不是为了陌生人的。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吴子长的叙事方式是一种聊天的方式；无须什么技巧与章法，只需怀有真诚和热情。所以，用某种挑剔的眼光去看待吴子长的小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既然他的读者不是陌生人，自然也就没有理由摆出一副刻意的模样讨人欢心。在吴子长的这些小说里，许多人物的背景交代起来往往都显得漫不经心，我想这无非是由于他从未将我们视作陌生人的缘故吧。他很清楚，有些共同的细节其实是大可不必重复的。这是聊天所需的起码默契。当然，聊天还要涉及话题。聊些什么呢？吴子长依然是那么清楚，还有什么比往事更符合聊天最本真的性质吗？现在抑或是未来皆无法成为彼此聊天的切入端口，必须拥有作为历史的过去，我们方有可能具备聊天的冲动。聊天首先就是为过去的当下重现而存在的，它是一种倾听，而只有往事才有可供倾听的回声。于是，吴子长选择了回忆。这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回忆，不算沧桑却亦有足够的人生分量。我之所以愿意把这个集子里的大多数篇什都看作作者的自传，就是因为它们实际上也是一代

甚至是几代中国人的成长写照。这是吴子长个人的历史，也是几代中国人的历史。吴子长的创作价值便体现于此，他用自己不事张扬的朴素方式悉心保留了中国芸芸众生的真实生态。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坚持认为他的作品远比某些表征着中国当代文学实力的所谓名家们的作品要更具价值。我可以不关注后者，他们的夺目光彩会使我目盲，但我不能不关注像吴子长这样的作家。在我看来，后者所意味着的始终仅是一种暂时性的价格而已，其价值从来就是模棱两可的。毕竟，他们滥用权力和欲望炮制出来的种种“精彩”生活基本上都是虚假的。不是诋毁生活便是粉饰生活，这是他们料理人生的仅有的拙劣伎俩。对此，我早已深感厌倦。

好在吴子长没有这样的权力，也没有那么贪婪的欲望，他只想老老实实在地表现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其实这就足够啦，一个人也完全可以是所有的人。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写作者，我们是否有能力精准捕捉到此刻生活的本质。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及思考，没有思考便没有生活。但另一个问题亦随之而来，我们又该如何思考呢？时下那些把持着文坛中心舞台的作家们声称自己也在思考，可是你又能从他们的文字里发现多少诗性与创造呢？单调的污秽和摧毁怎有可能沾染上创造的点滴实质？事实上，他们真该垂下那高傲的头颅，看一看吴子长这些卑微作家们的创作。这绝不是赏脸，而是收获恩惠。或许，吴子长们由此可以教会他们如何进行思考，那种掺杂着希望、失落、迷惘以及挣扎的复合性情感。然而归根结底，希望是不曾放弃的，这希望的动力则来自于对生活一贯持有的谦恭与热爱。就是此种希望及热爱成全了吴子长们对于生活的创造。需要明晓的是，生活必须是创造性的经历才更有意义。就此而言，与其说生活是让我们去经历的，还不如说它是要我们去创造的。

尽管吴子长惯于以回忆的姿态言述自己的生活，但那并非对于生活的重复或者说抄袭。因为有了希望和思考，他的生活经过每一次言述之后，皆无不蜕变成全新的生活。结果，一个吴子长有了多个不尽相同的面相；熟悉的平常里总能给人些许意外的陌生感。彭程（《报复》）、王新民（《所谓前程》）或是吴玉清（《我拿什么来温暖你的心》）等等这些个主人公实在是颇似一个人，他们均出身于乡村贫民，自幼便会萌生出摆脱土地的梦想；最终确也通过相同的手段实现了这一梦想。然而说来这一

梦想并不多么伟大，相反倒是有些庸俗。不过无可否认，这正是最具典型性的中国社会现实。无疑，注定不够伟大的梦想只能造就不够高尚的生活，接纳他们的那座小城俨然就是此种生活的化身。相较于落后的乡村抑或发达的都市，中国的小城委实更能显露出当今中国整体性的精神风貌。它们既是乡村与都市的联结体，又属现实及梦想的中间地带。历史的记忆在促使小城中人承认着现实的同时，难免还有更大的欲望在诱惑着他们。命运的动荡亦正在这满足和不满足之间获取了空间。所以，这些颇似一个人的主体却又能提供出不同的命运启示。我以为，这种不同恰是缘于作者在不同时段的个性化思考。只可惜，庸俗的生活所注重的永远仅仅是单一风格的追求。有鉴于此，纵使吴子长多么有心，他也势必无法生造出其中的丰富性来。故而，我们不难看到，无论是彭程情场得意后的空虚，还是王新民或吴玉清官场失意后的无奈，个中普遍流露出的皆是一种不变的幻灭情绪。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这同我前面所言的希望并不相悖。毕竟，它来自希望，并且是暂时的。还有，在这种幻灭中，我们压根是看不到绝望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不管命运给予了怎样的误会，这些失意的人们对于生活仍旧保留了自己那固有的善意。和一直以来的官场小说模式迥然有别，吴子长规避了它的黑暗、丑恶以及下作套路的书写。对于那些官场中人，他报以同情，对其予以了适度的人性化还原，从而有效祛除了长久蒙蔽其身的权术机器的妖魔化色彩。他笔下的官场有势利，有狡诈，但也同时不乏正义和温情。而这，正是我所说的吴子长小说里的那种诗性所在。相比之下，我始终更愿意相信吴子长呈现给我们的中国官场才是真实的。

当然，仅有这样一种真实还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在深度上或是在力度上，吴子长都尚需一种更高层次的自觉性努力。例如，他对于琐碎生活的无聊性质还是缺乏一定警惕性的。虽然他也确乎并未对此表示出什么欣悦之情，但可以看出他常常同自己笔下的人物靠得太近了。这样的立场多少会显得有些暧昧。即便就是书写自我，一定的距离保持也是必需的。他似乎洞察不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那些人物几乎个个都是不自由的。他们或被现实的漩流所裹挟，或被欲望的锁链所桎梏；不是不能自拔，而是不想自拔。随波逐流的他们毫不在乎生活的真伪，在其心中，没有正确的生活，唯有大家的生活。正确的往往就意味着是被孤立的，他们恐惧于此种

孤立，宁肯被动选择在群体的虚假安全感中相互倾轧，自我消耗。他们缺乏改变的意愿，更无反抗的意识。可是，作为创造者的吴子长却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此种惰性的不可容忍。这难道不也正是写作的一种有效意义吗？作家必须高于其笔下的人物，他创作的生活也必须高于自身所经验的生活。否则，他便失去了写作的借口。写作不是复制，只有创造方能相称于想象赋予我们的权力。

终于，弘颖（《逃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不想过这种虚假的没有自我的生活，她想过一个真正的人的生活。”然而，从这种意识产生到真正付诸行动，弘颖却为此付出了异乎寻常的时间代价。症结依然在于，弘颖一直就是不自由的，而且对于自由价值的相对淡漠也总是使其对世俗的条条框框毫无底线地做着让步。显然，如果不是由于儿子成人之后的规劝，我依旧无法想象她会在此刻上演“一次没有任何告别的离去，一次毅然决然的转身”。至于“现在她终于可以抛弃这一切，毫无牵挂地离开这里，去过一个人想过的自由的生活了”，我也同样无法看好。我想质疑的是，她真的做好自由的准备了吗？若果真如此的话，那就不能把这次行动称作“逃离”，而应将其理解为“出发”才更加恰切。出发，一次站在全新起点上的征程。但不管怎样，弘颖终究是迈出了这人生最艰难而又意义重大的一步，为小城里的人们树立起一座指向鲜明的路标。我相信，吴子长选择这篇《逃离》作为整部小说集的书名也一定是有着这一层面的用意吧。此外，挑选一名女性充当这次开拓性行动的先锋亦是耐人寻味的。至少，在她身上我清晰听见了娜拉的遥远回声。从娜拉到弘颖，这是一段怎样意味深长的道路？它需要我们省思和言说得实在太多太多。

应当认识到，吴子长们的创作属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背部，你看不见他们的存在，但是他们就在那里。他们是默默支撑着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最坚实力量。

2015.3.3 北京格尔斋

（路文彬，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逃

离

目录
CONTENTS

001	■ 序 小城里的中国人生 / 路文彬
001	■ 报复
034	■ 所谓前程
075	■ 招商
108	■ 逃离
137	■ 守望白雪
163	■ 裂变
192	■ 初潮
219	■ 高就
246	■ 曲线救国
273	■ 诗人柳永的故事
305	■ 选择
336	■ 我拿什么来温暖你的心

报复

上 篇

彭程再一次碰到肖妮的时候已经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事了。这时彭程和肖妮都住在县城里，而且相隔不远，一个住在菊苑小区，一个住在香园小区。

彭程原名叫彭幸福，是爷爷给起的。

1963年正月初六那天晚上，彭家湾村头的空场地上，汽灯高照，热闹非凡，从外村来的一个龙灯班子正在玩耍，一会儿是双龙腾飞，一会儿是狮子抢球，引来阵阵欢呼声。这是已经停了几年的龙灯班子第一次在村子里出现，全村男女老少只要长腿能跑的都去了，不能跑的也去了，由父母或哥哥姐姐们抱着。连外村的人都来了，场基被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彭程的母亲挺着个大肚子也挤在人群里看热闹，看着看着突然觉得肚子痛，于是赶紧拽着彭程的父亲就往家里跑，一回到家彭程父亲就去灯场找接生婆。等彭程的叔叔姑姑们看完灯回来，听到了房里毛娃的哭声，知道家里又添了一口人。第二天，一个村子的人都知道。村里个别有文化的人说，小家伙是被玩龙灯的热闹引出来的，干脆就叫彭灯算了。最后还是爷爷做主，说就叫彭幸福吧。这时刚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爷爷给彭程起了这么一个吉祥的名字，希望他从此过上幸福的

生活。

生活果真如爷爷所希望的那样，自从彭程出生以后，日子一天一天好过起来，不知不觉彭程就初中毕业了。中考报名时，彭程突然觉得自己的名字实在太土气了，与自己的身份根本不符。彭程有着远大的志向，一定要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什么样的名字叫起来才响亮呢？这时他突然想起刚学过的一首毛主席诗词，上面有：“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彭程就是鹏程万里的意思！

当彭程考完最后一门课从考场里走出来时，他觉得他的名字改对了。

果然不出所料，一个月后，中考成绩公布了，彭程的分数是全公社第一。全公社有三百多人参加中考，只有他一人达到中专分数线。在这三百多名考生中，有一半以上是历届毕业生，有的是回乡知青或下放知青，有的担任着小学或中学的民办教师，有的担任着生产队的队长或会计，有的当上了计工员或农业技术员。

彭程就是和自己的叔叔彭大运一起走进中考考场的。

彭大运比彭程大整整七岁，已经二十二岁了。彭大运六年前从公社中学初中毕业后，回到家里，在生产队干了一年农活，五年前担任了大队小学民办教师，三年前调到公社中学。彭程和彭大运几乎是一前一后来到公社中学的，不过来的性质不同，一个是念书，一个是教书。彭程和彭大运刚进中学那两年，学校不怎么上课，不是到这里社来社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就是到那里搞宣传喊口号，而彭大运带的又是历史、地理、体育之类的副课，所以，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彭大运就是彭程的亲叔叔。初三只剩下最后一个学期了，上面突然来了一个文件，说以后升学不再搞推荐，一律考试入学。当年年底，彭大运就参加了停了十年的中考。但他的运气并没有像他的名字那么好，彭大运落选了。但他的一位同是民办教师的同事却考上一所师范学校，这多少给他增加一点继续参加考试的信心。

第二年夏天，彭大运只好和因教育改革而延长半年毕业的侄儿彭程一起参加中考。

为了节约时间，最后半年，彭程就住在叔叔彭大运的房间里，和叔叔一起吃食堂，这样就省得每天来回奔跑了。彭程家距离学校有七八里路，单路上的时间就要花去三四个小时。有三四个小时，彭程能做多少习题

啊！

彭程考上后，别人都说，彭程能考上全公社唯一的中专，都是彭大运手把手教出来的。其实，这话冤枉了彭程。住在彭大运房间这半年，彭大运和彭程都在各自忙着自己的学习，彭大运根本没有辅导过彭程，他也没有辅导彭程的水平。相反，彭大运还经常拿着自己不懂的数理化习题来问彭程。

应该说，彭程对学习还是很有天赋的。彭程很聪明，悟性也好，自学能力特别强，初一初二的数学几乎没怎么上过，但他把课本拿来，从头到尾看一遍，课本后面的练习题基本上就会做了。课本后面的练习题做完以后，他又找来一些难度相对较大的复习题来做，做着做着就做上瘾了，看到数学难题就想去解。后来就连数学老师碰到难题也要找彭程商量。彭程拿过难题，挠挠头皮，在草稿纸上七画八画，三下五除二就把难题解出来了。数学老师把解好的难题拿走了，桌子上留下一层头皮屑。彭程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洗澡洗头了，头发像一堆乱草，乱糟糟的。

中考时，彭程的数学几乎得了满分，理化分数也是全校最高的。彭大运除了政治比彭程高几分，其余都不能跟彭程比。从此，彭大运失去了参加考试的信心，心安理得地当一名民办教师。二十多年后，彭大运终于等来了他的好运气——国家的好政策，被转为公办教师。由于教龄长，彭大运的工资竟然比当了多年乡镇干部的彭程高得多。

那天，彭程正和叔叔彭大运在家里下象棋，肖妮和肖凤姐妹俩来了。

在这之前，彭程根本不会下象棋。那时农村人基本上都不会下象棋，有的连象棋长什么样都没见过，闲了没事最多两个人蹲在地下，一边晒太阳，一边玩老牯牛赶山之类的游戏。老牯牛赶山就是在地下画一个大的田字格，上面再顶一个小的田字格，一个大子几个小子，有相互吃对方的规则。下到最后，不是大子把小子吃完了，就是小子把大子赶到山顶上下不来，直至憋死。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游戏，往往引来许多人的围观。

但是，也有例外。彭程就知道，横溪十队只要是男的，不管老小都会下象棋，而且水平不低。本来下象棋是本生产队人天阴下雨没事干，相互下着玩的，在外面并没有多少名气，何况那时候大家的肚子都还没有完全填饱，会不会下象棋并不重要。一次，公社二把手曹主任到横溪十队检查

工作，在队长家吃过中午饭，打着饱嗝走出来，看见门口地下有两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在下象棋，而且非常认真，为对方吃掉自己的一个棋子差点动起手来。出于好奇，曹主任走过去说，你们俩哪个让一让，我来和他下一盘。那个稍大一点、刚才吃掉对方一粒棋子的男孩立即站起身说，我让我让，你和他下。

曹主任下象棋在全公社是有名的高手，在公社大院里，除了一把手刘书记不会下象棋，其余都不是他的对手，因此，背地里别人都叫他曹一棋。曹主任名声在外，到哪儿开会或检查工作，都要找人下两盘，有时是大队干部，有时是民办教师，有时是赤脚医生，每次都是大获全胜，载誉而归，没有一个人能下过他的。今天他来了大半天，竟然没有人安排他下象棋，这让他非常失望。难道这个地方连一个会下象棋的都没有吗？

就在这个时候，酒足饭饱的曹主任看见了蹲在门口下象棋的两个小男孩。他立刻心上痒痒了，想上去过过瘾。

曹主任找小男孩下象棋既是过棋瘾，又是一种亲民的表现，就像现在的有些领导干部，到哪儿视察都要抱起当地的一个小孩亲亲一样。但是，令曹主任没有想到的是，不一会儿他就被对方杀得片甲不留。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的说，你这小屁孩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曹主任成了光杆司令了怎么干工作！曹主任一边说大意了大意了，一边又把棋子摆上了。曹主任以为刚才酒喝多了，大意了。于是，他点了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想给自己提提神。这一盘他格外小心，可是，下着下着他又觉得哪儿不对劲了，就说，和棋吧，别下了。小男孩不愿意，说不和和不和，还有呢！围观的人说，你这小屁孩真不懂事，曹主任要跟你和棋是给你面子，跟你玩。曹主任看看局势无法改变，只好说，好好好，重来重来，这一盘算你赢。可是，第三盘只下十几手，曹主任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把烟头使劲往地下一按，对站在旁边的大队书记说，不下了，不下了，我们还有事，是吧？

从此，曹主任下象棋下不过七八岁小男孩的事就在全公社全区传开了，甚至到县里开会时都有人问他，听说你下象棋连小孩都下不过，是不是真的？弄得曹主任非常尴尬。他只好说，这说明我们那里下棋水平高，不信你去试试。后来有人说，两个小男孩在门口下象棋是大队书记有意安

排的。大队书记和公社刘书记关系好，他就是耍杀杀曹主任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威风，出出他的洋相。大队书记没有想到，横溪十队的象棋从此名声在外了。那些本来对象棋没有什么兴趣的人，现在也开始迷上象棋了。

彭大运就是这个时候学会下象棋的。在学校里和同事下，到供销社了和营业员下，到街道了就和那些铁匠木匠下。下得最多的还是那些公社干部，因为他们最闲。下课了，或者晚上没事了，他就往与中学一墙之隔的公社大院跑，找这个杀一盘，找那个杀一盘。

彭大运和那些有家有口的民办教师不一样，有课就去学校上课，没课就回生产队干农活挣工分。他是单身汉，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整个暑假都在家闲着。那天他看彭程也在家闲着，就要找彭程下象棋。彭程说，我不会下。彭大运说，下象棋有什么不会的，马走日，象飞田，炮打隔子车直线，小卒过河赛大车，我来教你。

既是叔叔又是老师的彭大运找彭程下象棋，彭程当然不敢不下。于是，彭程摆好棋盘棋子，闷着头往前攻，不一会儿就片甲不留。于是，再摆，再下，还是片甲不留，最后只剩下一个老将孤零零地待在那里。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彭大运才能显示出自己的优势来，他做题目做不过彭程，考试考不过彭程，如果下象棋再不占一点优势，他真一点面子都没有了。这也是他找彭程下象棋的真正目的。

就在第三盘象棋快下完时，肖风和肖妮姐妹俩来了。

肖风和肖妮姐妹俩像一阵清新的风，立刻吹散了彭程心头的阴霾。

彭程等录取通知书正等得心焦，刚才下象棋又被叔叔连杀了三盘，正灰头土脸的，远远看见肖风和肖妮姐妹俩远远地向他走来，他那颗像死水一样的心立刻掀起一阵狂澜。

肖风和肖妮姐妹俩是当地的两个大美人，就像还带着早晨露珠的两朵含苞欲放的玫瑰，谁看了都想去摘，但谁也不敢轻易去摘，因为她们是带着刺的。肖妮虽然还不像姐姐肖风那样成熟丰满，风姿绰约，红红的脸蛋就像一颗熟透了的水蜜桃，似乎用手一掐就会掐出水来，但也长成一个亭亭玉立人见人爱的大姑娘了。姐妹俩不仅长得好看，而且家庭出身好，父亲是三七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现在虽然不担任任何职务了，但公社书记也要敬他三分。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美人谁看了都

要动心，但谁也不敢轻易动手。彭程没有想到，他就凭着他那全公社独一无二的考分就把她们姐妹俩都吸引过来了，这怎能不让他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呢！

肖妮和彭程是小学同班同学，又一起升入初中的。同时升入初中的还有小传、小稳和小菊。他们五个人的家都住在同一条路上，小菊家离学校最近，然后是肖妮家、小传家、小稳家，彭程家离学校最远，在圩埂的尾巴梢子上。彭程每天上学时都要从小稳、小传、肖妮、小菊家门口经过。小学时，他们几个和其他同学一样，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加上肖妮的家庭背景，彭程对肖妮有些敬而远之。刚上初中，由于离家较远，接触的大多是外校的学生，他们五个又是同路，于是多了一份亲近。所谓亲近无非是一块儿走一块儿回，一路上说说笑笑而已。五人当中肖妮最大，小稳第二，其余三个是同龄的。每天上学，小传和小稳都早早地吃过早饭在家等着彭程，然后一起去肖妮家。他们到肖妮家时，肖妮有时连早饭也没吃，他们就在那儿等，等肖妮吃好早饭了再一起去找小菊。有时彭程走得迟了，他们到肖妮家时，肖妮已经走了，这时再到小菊家，小菊肯定也走了。肖妮是从来不等他们的，吃过早饭看彭程他们几个还不来，书包一背就走了。肖妮来到小菊家，小菊肯定吃过早饭在等她了。初中三年半七个学期，彭程到过肖妮家的次数无以计算，但肖妮从来没有到彭程家来过。现在不但来了，而且连她的姐姐人称大美人的肖凤也来了，这怎能不让他激动呢！

关于肖凤，彭程是知道一些的。他知道肖凤比肖妮大三岁，三年前初中毕业，回到家里，虽然是农村户口，但从来不干生产队的农活，平时在家里除了偶尔帮母亲打理打理菜园子，一般情况下都在家闲着，等着嫁一个好人家的。这两年，虽然上门说媒的人踏破门槛，但她一个都没有答应。彭程听人说，她想和姐姐肖雪一样，嫁到城里去，找一个有工作的人家。

彭程看见肖妮、肖凤姐妹俩像两朵洁白的云彩向他飘来，他像干错了什么事一样脸立刻就红了。彭程的脸红是从眼眶开始的，一直红到耳朵边，又扩散到脖子根，一直向胸口蔓延。彭程感到脸上火烧烧的，似乎整个上半身甚至全身都着了火，汗也不由自主地冒了出来。

彭程脑子一片空白，想了半天才想出一句话来，说，你，你们俩怎么

来了？

肖凤一改往日那副冷冰冰的面孔，笑着对彭程说，我们是来向你祝贺的，大状元！

彭程上学时虽然经常从肖凤家经过，但从来没有和肖凤说过话，肖凤也从来懒得理他们。现在听肖凤这么说，心里一激动，彭程差点连眼泪都出来了。

肖凤的热情让彭程感到非常意外，或者叫不习惯吧，但她的一声“状元”把彭程的自信心喊回来了。是的，他怕什么呢？他害羞什么呢？他现在是公家人了，无论她们多么高傲，家庭条件多么优越，毕竟还是农村人，还是农村户口，如果不是有个好爸爸，她们什么都没有。然而，令彭程感到更加意外的是，平时总是和他说说笑笑的肖妮，今天却显得非常羞涩，低着头走到彭大运面前，说彭老师今天也在家呀。

就在彭程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接待这两位从天而降的仙女时，母亲回来了。母亲是从菜园地回来的，一只胳膊扛着一个竹头篮子，一只胳膊抱着青豆秸子，头上还顶着一块洗脸毛巾。

母亲的到来立刻解了彭程的围。

母亲哗的一声把青豆秸子往地下一抛，又把装着茄子、辣椒、豇豆的竹头篮子往地下一放，随手扯下头上的毛巾抹了把脸上的汗，然后就来招呼这姐妹俩。

母亲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因为父亲是大队书记，家里每天像车水一样人来人往的，上到公社书记区里干部，下到普通社员，母亲知道什么人什么待，什么人什么菜。母亲对肖凤、肖妮姐妹俩笑笑，亲切地说，来啦！母亲知道她们俩可能是彭程的同学，但叫不出名字。自从中考分数下来以后，彭程家里就没少来人，亲戚、邻居、同学、朋友，一波接着一波，有的送来鸡蛋、挂面，有的送来洗脸盆、毛巾，有的送来笔记本、钢笔，有的送来热水瓶、方片糕，等等，弄得彭程压力很大，如果不被录取这些东西送都送不回去。母亲不管这些，不管来谁都热情接待，不管送什么都照收不误，至于录取通知书那是早一天迟一天的事，公家说话哪有不算数的！

母亲转身到屋里端了两条长条凳子出来，笑着说，又没有人给你们罚

站，都站着干什么！母亲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气氛立刻活跃起来。

彭程家门口有两棵苦楝树，树龄比彭程的年龄还要大。小时候，彭程经常和小朋友上树捉知了，摘楝树果子玩。现在两棵苦楝树已经长得很高了，树冠把门前所有的太阳都遮住了，坐在树荫下面凉阴阴的。虽然立秋很多天了，但秋老虎还厉害着呢！屋外有小风吹着，却比屋里还要凉快。母亲是个勤快人，门口虽然是泥巴地，但每天被她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连一根草都看不见。

肖凤、肖妮坐在一条板凳上，彭程坐在另一条板凳上，面对面说着话。肖凤说，你还会下棋呀，看不出来。彭程说，我哪会下，反正闲着没事，叔叔让我下我就下了，下着玩呗，叔叔说以后到外地上学，什么都会一点。后面这句话是彭程灵机一动突然想起来的，叔叔找他下棋时并没有这么说。彭程想，不管录取通知书下来下不来，他都不能在肖妮、肖凤姐妹俩面前表现出丝毫的急躁和不安，他要拿出随时都准备去上学的架势来，同时也给自己打气，自信自己一定会走掉的。肖妮说，听说顾秀兰毕业回家没几天就定亲了，婆家就在她家对河，男的比她大好几岁！彭程说，顾秀兰是我们班上年龄最大的，怕有二十了吧？肖妮说，她比我只大两岁，今年虚岁才十九呢。肖凤说，那急什么呀！彭程说，农村女孩子说婆家都早，如果不上学十五六岁就有说婆家的。肖妮说，顾秀兰是初中生呀！

正说着话，母亲在屋里喊肖凤、肖妮姐妹俩进去喝茶。母亲说，两位小姐姐，进来喝茶。母亲虽然叫不出她俩的名字，但已经知道她们是谁家的闺女了。母亲虽然没有文化，甚至扁担大的一字都不认识，但说话办事都非常得体，一个小姐姐的称呼比任何直呼其名，或其他称呼都要亲切得体得多。肖凤说，不喝，大妈，我们不渴。母亲从屋里走出来说，怎么不喝？我都烧好了嘛！端在大桌子上，快进去，趁热喝了。

肖凤、肖妮姐妹俩扭扭捏捏地走进堂屋，看见大方桌上摆了两大碗红糖荷包蛋。

彭程在母亲喊她们俩进屋喝茶时，就明白了母亲的意思。母亲总是这样，第一次到家里来的客人，都要请人家喝一碗鸡蛋茶。

彭程在外面坐着，等肖凤、肖妮姐妹俩吃得差不多了，才走进屋去，拿了一只空碗出来，开始剥母亲从菜园地里带回来的青豆角，这可是他们

家中中午的一道主菜啊。

肖凤、肖妮吃过红糖荷包蛋，放下碗就要走了。母亲客气地要留她们吃中午饭，肖凤说，不在这儿吃饭了，回家还有事。母亲说的是客气话，知道她们肯定会走的，不然她早就要去准备菜了。

临走时，肖凤从包里取出一个大本子交给彭程。

这时一直待在自己房间里的彭大运出来了，对她们姐妹俩说，有空常来玩。

彭程父亲一共兄弟四个，彭程父亲是老大，彭大运是老小。彭程的二叔三叔都成家后另立门户，由于彭大运没有结婚，就一直和彭程他们住在一起。彭大运平时都住在学校里面，只有学校放假了才回来住几天。

彭程把肖凤、肖妮姐妹俩送到村头的一棵大柳树下才依依不舍地分手。彭程站在那里，看她们走远了，身影被一栋房子挡住看不见了才转身往回走。这时，彭程才想起手里的本子，由于长时间用手拿着，外面的包装盒已经被手汗浸湿了。

彭程小心地打开包装盒，发现这是一个缎面硬壳笔记本，非常精致，非常高档，硬壳右上方还有一个闪闪发光的金属小牌，小牌上面还刻着凸出来的“上海”二字。这样的高档笔记本彭程还是第一次见到，只有在县城以上的百货大楼才能买到，一般乡下代销店和供销社是没有卖的。

彭程小心地打开笔记本，只见扉页上用纯蓝钢笔水写了以下几行娟秀的小字，内容如下。

彭幸福同学：

祝你在新的学习和工作岗位上取得更大成绩，前程似锦。

同学：肖妮

一九七八年九月五日

彭程自从接过这个精致的硬壳笔记本，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但是，他还是被眼前这几行小字震蒙了，一阵热烘烘的暖流，像洪水奔腾一样急速向上流动，大脑出现短暂的空白。

彭程虽然只有十五周岁，虚龄也就十六岁，但对男女之情还是懵懵懂